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马军骠骑兼先锋使之三

史进 穆弘

朱丽梅
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《水浒》一百零八将故事⑪

马军骠骑兼先锋使之三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朱丽梅 编写

编 审：张金方

参 审：张金方

参 审：张金方

审 定：张金方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九纹龙 史进

目 录

九纹龙 史进

- 一、大闹史家村 (1)
- 二、夜走华阴县 (15)
- 三、入伙梁山泊 (31)
- 四、误陷东平府 (46)

没遮拦 穆弘

- 一、追赶及时雨 (58)
- 二、征杀染瘟疫 (71)

九纹龙 史进

史进，从小不爱农事，喜欢舞枪弄棒，跟着八九个有名的师父学习过武艺。他勤奋好学，胆识过人，性格豪爽，行侠仗义。身刺花绣于肩膊胸膛，共有九条龙，故人称“九纹龙”。史进与宋江等英雄好汉做了梁山英雄，最后他在昱岭关下，被庞万春一箭射死。

一、大闹史家村

在少华山下，有一座华阴县城。这华阴县依着山势，树木苍翠，倒也显出一些幽然宁静的古朴之风。

在城外的一片林木之中，有一所大庄院，外面围着一圈土墙，墙外二三百株大柳树环抱庄院，好不气派。后院树木环绕中，留出一片宽整的空地。此时正有一个后生赤膊耍棒，他刺着一身青龙，面皮白净，大约有十八九岁。后生此时正舞到尽兴处，一根棒使得呼呼生风。没料到旁边有人高声说道：“好棒法！只是有破绽，赢不了真好汉！”

后生并不曾觉察到身边有人，此时乍一闻言，急急地刹住手中长棍，转身怒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竟敢闯进来，还笑话我的棒法！”

“我一时失言，小官人不要生气。”那人忙笑脸相迎，一

个劲陪不是。

“哼！我这一身武艺也经过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指教，不信倒不如你！你敢和我比试比试么？”后生年轻气盛，仍然怒气冲冲。

后生话音刚落，一名老者赶来，喝住后生道：“进儿不得无礼！”

那后生扔了棍棒，转向老者，说道：“爹爹，这家伙不知是谁，竟然笑话我的棒法。”

老者喝道：“小儿不得无礼，这是前日来庄上借宿的客人，在京师做生意折了本，要去延安府投奔亲戚，不料他母亲生了病，就在庄上耽搁了几天。”

后生并不理会客人，只是拿鼻子哼了一声而已。

老者便对那客人说道：“小儿年幼不懂事，客人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“太公不要客气。”那客人倒也并不生气。

“客人明眼相察，是不是会使枪棒？”太公又问道。

这客人点头说道：“不瞒太公，倒是会一些。小人且问一声，这后生可是太公的公子？”

太公道：“正是老汉的儿子。”

客人便说：“既然是庄上的公子，倘若他喜欢使枪舞棒，小人倒可点拨一下，不知太公意下如何？”

太公闻言，自然高兴：“如蒙先生指点，当然再好不过了。”便对后生说：“小儿快来拜过师父。”

那后生此时怒气未消，哪里肯拜，仍然怒道：“爹爹，别听这家伙胡说。他如能赢了我这根棒，我便拜他为师。”说罢，又拾起那根棒，在手上抡得呼呼生风。

客人也不推辞，只是说：“公子若是不平，小人就陪公子过上几招。”

那后生便在地当中站好，手中那根棒子使得像风车一样转，对客人说道：“来啊，来啊！就怕你算不得一条好汉！”

客人只是笑，并不动手。太公说道：“客官既然愿意点拨顽儿，试一棒又如何？”

客人笑道：“恐怕冲撞了公子。”太公便说：“没关系，如果打坏了手脚，也是自作自受。”

这客人才说：“那就不客气了。”走到枪架边去取了一根棒，来到空地上摆个旗鼓招试。那后生看了一眼，拿着棒滚进来，直奔客官。客官并不迎上，托地拖着棒走开，那后生抡着棒又赶上来。客官回身把棒从空中猛地劈了下来，那后生见棒劈来，忙用棒来挡。客官却不打下来，将棒一收，却往后生怀里直刺过去，只一绞，那后生的棒便从手中脱落，丢在一边，人也扑地向后倒了。客官连忙扔下手中木棒，向前扶住后生，连说：“莫怪！莫怪！”

那后生爬了起来，也不说话，先去旁边拿了条凳子请那客官坐下，纳头就拜：“我白白跟了许多师父，原来不值半分！师父，没办法，只有向您请教了。”客人忙说：“我母子二人，这几天在庄上多有打扰，无以为报，自当尽力相教。”太公听了非常高兴，叫那后生穿了衣服，一同到后堂坐下。

太公吩咐庄客杀了一头羊，安排了酒食果品之类，就请客人母子二人一同赴席。四个人坐定，庄客斟上了酒。太公起身劝了一杯酒，说道：“师父武艺高强，一定是个教头，小儿有眼不识泰山，今天对师父多有冒犯。”客官笑道：“太公对我们母子恩重如山，不仅收留我们，还替老母治病，大恩

大德，没齿难忘。对恩公，小人实不该再相隐瞒。小人在京师，并不是生意人，我是东京 80 万禁军教头王进，终日使枪弄棒。只因京师新近来了个高太尉，原被先父打翻，今日倚着当今皇上，做到殿帅府太尉，怀挟旧仇，要刁难小人。小人不愿在他名下受气，又和他争斗不得，只得带着母亲，逃往延安府，去投奔老种经略相公。没想到来到这里，得遇太公、公子二位如此看待，又蒙救了病中老母，连日照顾，甚是打搅。既然令郎喜欢学些武艺，小人一定全力相教。不过令郎学的都是花棒，只是好看，上阵时却是毫无用处。小人重新点拨他，怎么样？”

太公听了王进这一番话，更加高兴：“进儿，如今可遇上良师了！快来再拜师父！”那后生早已心生钦佩，闻言马上又拜了王进，连称师父。

太公又对王进说道：“教头在上，老汉祖居在这华阴县界，前面便是少华山。这村便叫做史家村，村中大约有三四百户人家，都是史姓人家。老汉膝下只有这个儿子，从小不爱农事，就喜欢舞枪弄棒。他母亲说他时他也不听，这一气之下就先走了。老汉也没办法，只好随他的性子，爱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这些年来，不知花了多少钱，找些师父来教他。又请了高手艺人，给他刺了这一身花绣在肩膊胸膛，总共有九条龙，县城里的人就顺口叫他做九纹龙史进。今天小儿有幸遇上了教头，是小儿的造化，还望教头成全，老汉自当重重酬谢。”王进得知这史进是个真心爱武的后生，心中自然非常高兴，忙说：“太公尽管放心！既然这样，小人一定尽力辅佐，以谢太公相待之恩。”

从此以后，王教头母子二人就在庄上住了下来。史进每

天向王教头请教，十八般武艺，一一从头学起。史太公每日自去华阴县中承当里正，家中倒也太平。

不觉光阴如梭，早过了半年之多。史进跟着王教头精心钻研，勤奋演练，这十八般武艺——矛、锤、弓、弩、铤、鞭、铜、剑、链、挝、斧、钺，并戈、戟、牌、棒，与枪、朴，一一学得精熟，件件都有奥妙。王进见他学得颇有成绩了，想到在这庄上虽然样样都好，却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这天想起来，便要 and 史家父子辞别，仍旧上延安府去。

史进此时尽得王教头指点，师恩重如山，自然不肯放王进离去，苦苦相留道：“师父只管住在这里，徒弟奉养师父、师祖母，不会有半点怠慢，这样多好啊，何苦要离去呢？”王进辞谢道：“徒弟，你的好意师父心领了。在这里自然是好，只是怕那高太尉追捕到这里来，反而连累了徒弟和太公，王进心中不安。我本意便是要去投奔老种经略相公，那里是镇守边庭的地方，现在正要用人，我在那里足可以安身立命，也不怕那高太尉追捕。”史进和太公又劝留了一番，王进主意已定，又哪里肯留呢？太公只得安排了一个筵席为王进送行，托出一盘礼物——两匹缎子、一百两花银以谢师恩。

第二天，王进收拾了行李担子，备好马匹，母子二人，辞了史太公、史进，请母亲上了马，便朝着延安府的方向出发了。史进吩咐庄客挑了担子，亲自相送，走了上十里路程，心中难舍，不忍拜别。王进驻足相劝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史进这才拜别了师父，洒泪分手，和庄客回了庄上。王教头依旧挑了行李，跟着马儿，母子二人向关西走去。

再说史进回到庄上，每日只是打熬气力，又正当壮年，没有老小牵挂，半夜三更就起来演习武艺，白天便在庄后射弓

走马，倒也十分勤奋。

这样大约又过了半年的时间，史太公染病在身，连日不起。史进派人四处求医，看了很多医生，还是不见好转，这样拖了一段时间，太公便辞世了。史进强忍悲伤，备棺盛殓，请了和尚修设好事，追斋理七，荐拔太公；又请来道士建立斋醮，超度升天，整整做了十几场好事道场。这才选了吉日良时，出丧安葬，全村三四百户史姓人家，都来为太公送丧挂孝，埋在了村西山上祖坟内。

史进从此无父无母，独自一人。史进又不肯务农，整天便只是找人切磋武艺，比试枪棒，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

史太公死后又过了三四个月，正值六月中旬，天气炎热。这一天，史进没处可消遣，搬来一张凉床，坐在打麦场边柳阴树下乘凉。对面一片松林，枝繁叶茂，时时透过一阵凉风来，正吹向史进，很是畅快。史进忍不住喝彩道：“真是好风！”正舒舒服服沐着这习习凉风，独自快活，却见一个人探头探脑，在那里张望。史进喝道：“谁？在那里张望俺庄上！”说着，就跳起身来，转到树背后，仔细一看，认出来人是猎户獐兔李吉。史进喝道：“李吉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为什么向我庄里张望？”李吉走上前来，见过史进，说：“大郎，小人是来找庄上的矮丘二郎一同去喝碗酒的，没想到碰见大郎在这里乘凉，不敢过来，怕冲撞了大郎。”史进听他这么说，也就不再在意，只是问道：“李吉，以前你常常弄些野味到我庄上来卖，我也从未亏待过你，怎么这一回不见你来庄上卖了呢？是不是欺负我没钱？怕我付不起帐？”李吉连连摆手，说道：“小人怎敢呢？只是因为这一向手头没有野味，所以也不曾来庄上。”史进却不相信：“胡说！这么大的一个少华山，天广

地阔的，我就不信没有一个獐子、兔子什么的！”李吉叫苦道：“大郎你不知道，如今这山上，来了一伙强盗，安下了营寨，招集着五六百个小喽罗，还有一百多匹好马。为头的那个大王叫做神机军师朱武，第二个叫做跳涧虎陈达，坐第三把交椅的大王叫做白花蛇杨春。在这三个大王的带领下，这一伙人打家劫舍，华阴县里都拿他们没办法。现在县衙门出三千贯赏钱，悬赏捉拿贼人。只是贼人武艺高强、神出鬼没，谁敢上去惹他？所以小人们也不敢上山打捕野味，没得野味到庄上来卖了。”史进听了，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我也听说有强人，没想到这些家伙闹腾得还挺厉害的。李吉，你今后要打到野味，也还别忘了拿些来庄上。”李吉点头称是，便去找他喝酒的伙伴了。

李吉走后，史进也无心乘凉了，收拾了东西，回到厅堂里，心里还想着：“这些家伙们想大大地闹一番，到时候说不定会来村子里搅扰，我史进怎能让这伙人伤了乡亲们？倒不如……”想到这里，便吩咐庄客挑了两头肥水牛来杀了，拿出庄里自造的好酒，先烧了些纸，然后叫庄客去把村里三四百户史家庄户全请了来。

等到人都陆陆续续来得差不多了，就都到家中草堂上按顺序坐了下来，史进便吩咐庄客为来客把盏上酒。史进坐下对众人说道：“不知大家是否听说了少华山有贼人的事？”一语既出，议论纷纷，众人皆有担忧之色。史进又说道：“我听说少华山上现在有三个强盗占山为王，聚集了五六百个小喽罗，在这华阴县内打家劫舍。这些家伙们既然想大闹一场，必然会有一天要到我们这史家村来搅扰。所以我今天特意请大伙来商议，看怎么对付这伙贼人。”众人又是一番议论，最后

说：“我们都是些村农，一切还听大郎吩咐。”史进也不推辞，说道：“保护咱们的村子，自然义不容辞。如果那些家伙们真的打来了，各家都赶快准备，只听我庄上打起梆子，你们各自家中如有情况，也是一样地打起梆子，众人前往救应。大家齐心协力，互相救护，共同保护咱们的村子，怎么样？”众人便说：“我们一切都由大郎做主，梆子一响，谁敢不来救应？”史进当下便说：“那么，就这样说定了，到时候大家听信号行动。”于是，这天晚上，众人谢过酒，各自分散，回家准备器械，作好应战准备。史进在家里也修整门户，布置庄院，设立几处梆子，整顿人马，提防贼寇袭击。

再说少华山上的山寨中，三个头领也在商议着山寨的生计。先看这三位大王，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，此人原本是定远人氏，两口双刀使得倒也不错，虽说这武艺上本事不是很大，却精通布阵施法，谋略上也有些过人之处，因此被称作了“军师”。再看第二个好汉，姓陈名达，原来是邳城人氏，一条出白点钢枪使得出神入化，人称“跳涧虎”；这第三个好汉姓杨名春，蒲州解良人氏，使一口大杆刀，人称“白花蛇”。

这天，朱武为山寨生计，和陈达、杨春商量道：“我听说华阴县有人要上山来，少不得要有一番厮杀。目前，我们这山寨倒也有些兵马，并不怕它什么，只是，近来山寨积蓄已不多，不如出去抢些粮草，以供小的们生活。再说，聚积些粮食在寨里，等到官兵到时，也好和他们耗上一阵子。不知二位头领觉得怎么样？”陈达和杨春听神机军师这么一分析，也觉有理。跳涧虎陈达立即说道：“军师此言极是。现在我们就去一趟华阴县，向他们借些粮草，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？”

白花蛇杨春却不同意，他说道：“华阴县还是不去的好，倒不如去打蒲城县，保证万无一失。”陈达也不相让，和杨春争执道：“蒲城县没几户人家，也不富庶，抢不到多少钱粮，还是去打华阴县好，那里人多粮多，可以捞到不少好处。”杨春却面有难色地说：“哥哥你不知道，道理上是这么讲，可是目前却有实际情况。”陈达仍不服气，问道：“有什么情况？”杨春便说：“如果我们去打华阴县，必须要从史家村经过，这史家村前有个史家庄，庄上那个九纹龙史进却是个大虫，这个人倒有几分厉害，招惹不得，他怎么会放我们过去打华阴县呢？”陈达听杨春说完，却十分不屑，并不把史进放在眼里，大声说道：“兄弟你怕什么？我们三个也算一身功夫的好汉，手下有着几百个弟兄，难道连一个村庄还不敢过？还说什么与官兵对抗？”杨春依旧劝道：“哥哥，这史进不是等闲之辈，武艺高强，胆识过人，哥哥可不能小看了他。”朱武此时也劝阻陈达，说：“史进这个人我也曾听说过，人都称他十分英雄义气，有一身好本事，倒也真的了不得。我看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打华阴县吧。这蒲城县虽说不富，我们去打劫一些还是可以的。”陈达心高气傲，又是个火爆性子，这时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你们俩个都给我闭嘴！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算什么好汉？他史进也不过是一个人，又没有三头六臂，不会七十二变，怕他什么？我不信我们三个人就敌不过他！”朱武、杨春还要劝阻，陈达已走到堂前喝叫小喽罗：“快去给我备马，立即去打史家庄，然后直取华阴县。”“等一等，”朱武喝止道，“兄弟不可莽撞，还得三思而后行。”陈达此时哪里还肯听劝阻，只是命令小喽罗们赶快行动。朱武、杨春又是再三相劝，陈达还是不听，随即披挂上马，点了一百四五十个小喽罗，鸣

锣擂鼓下山，朝史家庄出发了。

而此时史进正在庄内整治刀马，便有庄客报告这件事。史进一听到消息，马上敲响庄上的梆子，发出警报。这庄前庄后，庄东庄西，三四百家史家庄户，听到梆子响，全都如约拖枪握棒，聚起三四百人，一齐来到史家庄上。再看史进也正收拾停当，头戴一字巾，身披朱红甲，上穿青棉袄，下穿绿靴，腰里系着皮搭膊，前后都穿上铁掩心，一张弓、一壶箭，手里拿一把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，好个英武的少年！此时，庄客牵过那匹火炭赤马，史进跨上马，拿了刀，前面摆着三四十个健壮的庄客，后面列着八九十个结实的村夫，赶来的史家庄户都跟在后头，一齐呐喊着，直奔村北路口，准备迎接贼兵。

少华山的陈达引了人马，此时飞奔到山坡下，将一百多号小喽罗摆开阵势。史进向敌阵中望去，只见陈达头戴乾红凹面巾，身披裹金生铁甲，上穿一领红衲袄，脚穿一对吊墩靴，腰里系着七尺攒线搭膊，坐骑是一匹高头白马，手中横着丈八点钢矛，倒也不失威风。这边小喽罗两下呐喊，二员战将就在马上相见了。陈达在马上看着史进，欠身行个礼。

史进怒目而视，喝道：“你们这些人杀人放火，打家劫舍，犯下了弥天大罪，都是些该死的人！你也有耳朵有眼睛，好大的胆子，敢到太岁爷头上动土！”陈达却不理会，只在马上道：“我们山寨里缺少了粮草，不过是想到华阴县里去借点粮草，路过贵庄，借一条路，并不敢动贵庄的一根草。还望公子放我们过去，回来时必定拜谢公子。”史进自然不会听他瞒哄，仍旧喝道：“胡说！我家里是县上的里正，县上的命令，正要捉拿你们这一伙强盗，今天你们自己送上门来，我不拿

住你们，却把你们放过去，县上要是知道了，我难逃罪责！”陈达继续说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，我们并没有打扰过兄弟，还请兄弟高抬贵手，借一条路放我们过去吧。”史进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说什么闲话！我为什么要放你过去？就算我肯放你过去，有一个却是不肯的，你问问他，如果他答应了，我自然放你们过去。”陈达一喜，忙问道：“好汉，你让我去问谁？”史进说道：“你就问我手里这口刀，如这口刀肯了，我便放你过去。”陈达终于大怒道：“史进，你用不着在我面前逞威风！”史进也大怒起来，抡起手中大刀，驱赶坐下炭赤马，来战陈达。陈达也不示弱，拍马挺枪，来迎史进。两员猛将相交，斗了好长时间，史进卖个破绽，让陈达把枪朝心窝刺过来。此时，史进却把腰一闪，陈达和枪一齐跌向史进怀里来。史进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只一挟，把陈达轻轻从嵌花鞍上提了起来，揪住了他的线搭膊，轻轻一丢，扔出老远，那匹战马便一阵风般地跑走了。史进便叫庄客把陈达绑了起来，众人把小喽罗赶走了。

史进和庄户们押了陈达兴高采烈地回到庄上，把陈达绑在庭院中间的内柱上，等把另外两个贼人首领抓获了，一起解官领赏。收拾停当之后，史进便吩咐庄客，把庄上的酒拿出来赏给众人，以谢今日救应。欢庆了一番之后，便让大家暂且各自回去，仍旧听梆子声行事。众人喝过酒，心中又很欢喜，都对史进连连称：“史大郎果真是一等的英雄豪杰！史家村有史大郎在这里，我们也不怕那些山寨里的大小强盗了。”

朱武、杨春两人见陈达去了好一会，却没有任何消息回报，便在寨里有些着急，对陈达此行捉摸不定。朱武觉得这

样干等着不是个办法，便找了个小喽罗，派下山去探听陈达的消息。又等了一会，派去的人牵了一匹马，急急地奔到山前，只是大叫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”朱武和杨春慌忙迎上去前去，问道：“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小喽罗哭丧着个脸说：“陈大爷不听二位爷的话，去史家村白白送了性命。”朱武、杨春闻言一惊。朱武忙问其缘故，小喽罗便把陈达与史进交锋这一节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，言语间便赞史进英雄。朱武叹了口气，摇头说道：“他不肯听我和三大王的劝阻，才闯下了这样的大祸。”杨春不觉也为陈达惋惜，兄弟一场，情谊深长。杨春觉得不能让兄弟就这么白白送了性命，便对朱武说：“我们全部都去史家村，和史进拼个你死我活，怎么样？”朱武连忙摇头说道：“万万不能。陈达已经败在史进手下，你又怎能敌得过他呢？我倒有一条苦肉计，只是如果不能救他，我和你两人也要一同完蛋了。”杨春忙问道：“什么苦肉计？”朱武便附在杨春耳边低声说了一遍。杨春当即叫好：“好计谋！我们现在就去，事不宜迟，说不定就救出了陈达来。”计策已定，两个人便立即行动起来，吩咐小喽罗们守住山寨，两人不备鞍马，径直向史家村而去。

史进在庄上拿酒送走了众人，又验看绑在庭上的陈达，正在思量着如何抵挡朱武、杨春的进攻，却见庄客飞奔而来报说：“庄主，山寨里的朱武、杨春两人不带兵马，独自来到了庄上，不知是什么缘故。”史进闻言，不及细想，料定他二人必定是来寻衅复仇，说道：“这两个人十分奸诈，这次来必定是想报仇，看我一起活捉了这两个，同陈达一并送往官府！快把我的马牵过来！”接着，又命令庄客打起梆子，众人马上又都聚到史进庄上，准备迎战。